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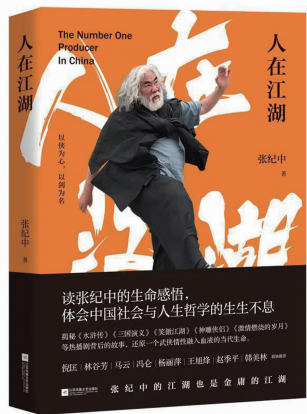
张纪中：成为侠者，要越过多少高山

文如其人，放在张纪中身上说是“戏如其人”。分不清是多年拍摄武侠剧的经历所致，还是性格本身就带着一股侠气，张纪中行事颇有一股江湖中人的气质：言谈爽快、真诚坦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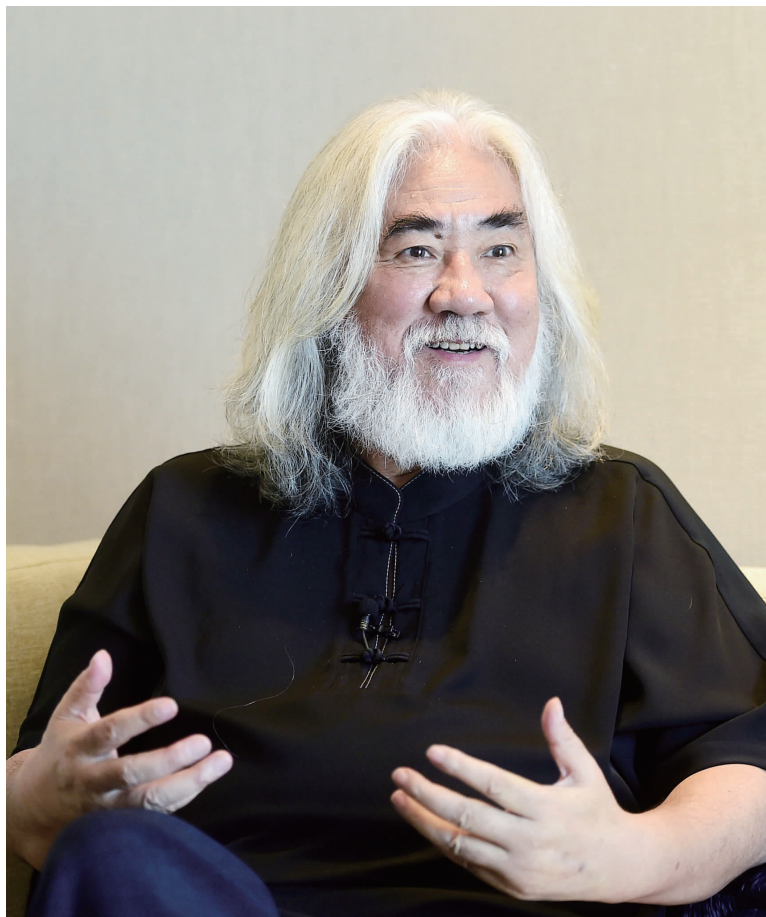
说得更具体一点，他属于江湖中的侠者：为人处世有自己清晰的原则——路见不平就是要一声吼；对于理想有锲而不舍的坚持——打着石膏躺在片场的木床上指挥工作；始终秉持着对于艺术工作之责任与担当的信念——用艺术的魅力来表达人性的光辉，坚定人们心中真善美的信念。

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，才能成为侠者？张纪中的新书《人在江湖》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个他的答案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张奎仟



《人在江湖》张纪中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张纪中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 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施向辉 摄

一种情怀，唤醒每一个人内心的血性和正义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。我希望能够通过武侠剧将英雄的种子播撒在观众的心中，传递给人们。

对话

人生道路需要目标准确

读品：用一句话形容一下您理解的“江湖”。

张纪中：“人在江湖”就是“人在社会”。各式各样的人组成了这个社会，有正义的、非正义的，有善有恶。江湖里有那么多的帮派派别，这就是武侠的世界。

读品：您平时喜欢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？

张纪中：每个时期我看的书都不一样。年轻的时候看了很多世界名著，各个作家都会涉猎。我在插队的时候，没什么娱乐项目，就是看书。同学串村带回一本书，晚上就着煤油灯看得眼睛都熏黑了。那个时候看完了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一系列的书。我最近在看《李叔同》《苏东坡传》。《李叔同》里谈论了很多生死的问题，人年轻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说去聊聊天死。

读品：还有什么写作的计划吗？

张纪中：这个书如果卖得好的话，下面可能写一本我的自传，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。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可复制，但是可以借鉴。大家可以有一致的生活的追求方向。我这本书我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多么好的书，但它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。

读品：您在书中回忆母亲的教诲那一部分很动人。

张纪中：父母亲对孩子点点滴滴的教育其实很重要。我一辈子都记得伙伴拉着我去偷抓了一把蜜枣，我母亲发现了，抱着我开始哭，指着炉子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国法如炉。一辈子都不能犯法。”父母亲教育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比如说不要因为你给别人带来不快乐。所以我一生当中，跟我在一起，大家都很快快乐。要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不要只是考虑我们自己的感受。

读品：除了书中提及的，在拍摄生涯中还有什么难忘的体会？

张纪中：拍《西游记》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体会，人生道路，你看着都是向前，当你拐弯的时候可能就向后。所以每个十字路口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，你怎么能选择准确呢？你的目标要准确。目标准确了，即使拐错了，还会拐回来。很多人说我的观点就是随遇而安，随遇而安是个什么玩意。人不能没有一个生存目标。我的生存目标就是做一个文艺工作者。我很想做一个艺术家，但艺术家这个称号是很难的。国家给了我一个德艺双馨的终身成就奖，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肯定。这是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得来的。



张纪中

著名导演制片人，大陆武侠第一人。主要影视剧作品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以及《笑傲江湖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等八部金庸武侠剧。影视作品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国优秀电视剧“飞天奖”、中国电视金鹰奖，个人获“全国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”称号、中国电视剧产业20年群英盛典“突出贡献人物”称号等。



扫码看采访视频

坚持

第三次参加高考的时候，张纪中23岁，在农村插队。对于报考艺术学校的学生而言，他已经不算很年轻了。然而这一次和他前两次高考的经历一样：优秀的专业成绩也难敌“成分问题”这一政审关。

相较于前两次的期待、忐忑、大失所望，这一次他内心平静了很多：即使高考这条路走不通，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完成自己从事文艺事业的梦想。

为什么对文艺事业有这样坚定的追求？“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，对文艺事业非常感兴趣。小时候我妈问我，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？我说我没有想法，我就喜欢表演。我妈说你就喜欢表演，你就去做这个。”

最后一次高考没通过之后，张纪中去了煤矿上教书。在煤矿上的时候，他曾去拜访导演孙道临，“我给他讲我在煤矿上做什么，他很认真地听我说，然后跟我讲你要坚持：‘小张你业余，你也坚持。你坚持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有成就。’”走出孙道临的屋子，张纪中觉得浑身舒展，“虽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是是你坚持就会有光明。”

在煤矿上教了两年书，张纪中被借调到矿务局的宣传队，到山西的各个煤矿上去演出、交流。张纪中既是编剧也是导演，既写歌词又指挥乐队，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坚持就会有光明。1978年，张纪中考进山西话剧院。“我第一部戏演了一个配角，说八句半台词、132个字。”从第二个戏开始，张纪中演了十年话剧主角，成为山西话剧院的台柱子。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之后，张纪中被调到山西电视台，逐渐开始导演的工作。

从宣传队到话剧院再到山西电视台，张纪中要求自己每一个舞台上都做到最好：“我想我在任何一个舞台，小的舞台上，你要做最好的；大的舞台上，你依旧要做最好。那时候我跟他们是这么说的，我说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我到了中央电视台，我依旧会做中央电视台的最好。”

理想

1990年代，在拍摄了《百年忧患》《沟里人》等短剧之后，张纪中以及他的团队已算是小有名气。在那时，张纪中得知了央视筹拍《三国演义》、正在征集拍摄人员的消息，他立刻带领团队前去请缨：“第一次将《三国演义》搬上荧幕是开创意义的文化大事！能够参与这样一部戏的拍摄，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心向往之的盛事。”

张纪中团队负责的是电视剧中“南征北战”的一部分，在拍摄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，拍摄大场面的战争戏既难且险：大场面人员的训练与调度、与历史相符的取景地的寻觅……在高原拍摄的时候，全剧组的工作人员还面临着种种身体不适。

张纪中忍着头疼，一边仍精气神十足地举着扩音器奔跑——所有人都能喊累，就是作为剧组核心的他不能喊累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张纪中和他的团队利用自己的才智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镜头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出殡时漫天飞纸钱的场面震撼了很多观众的心灵，这个场景的拍摄着实花了一番功夫。三四吨的纸钱手工是来不及剪的，张纪中发现啤酒厂的商标和纸钱的样子很像，就打电话询问制作方法。原来啤酒厂是使用铊子铊出的商标，他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，制作出了三四吨纸钱。为了让纸钱飞上天，张纪中又借来了四台鼓风机。

《三国演义》十三集的戏份，张纪中和他的团队筹备、拍摄，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。四十集的《水浒传》，筹拍了近四年。张纪中用电影的标准拍摄电视剧，留下了两部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电视剧。

“我很感激我们所有参与的这些人，大家真的是怀有这样的理想。那个时候没有人去说我要多少钱或者说时间太长。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是非常好的。我觉得我是在继承、发扬这样理想主义的精神，在我后续的所有剧组里，我觉得都有这样一种精神、正气。”

初心

这两部作品的成功打开了张纪中导演生涯的新阶段。1999年，张纪中看到一条消息：金庸在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时说，如果能够将他武侠小说拍得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一样好，就愿意“一元钱转让”版权。张纪中心中的武侠之火被这席话点燃。

“我觉得中国人身上都有这种英雄主义情怀、这种血性的基因。我小的时候看《儿女英雄传》，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在工作了之后，就想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。”金庸小说中塑造的平民英雄应和了人们内心对于英雄的向往，激发了张纪中在电视荧幕上塑造心中英雄的渴望。“我希望能够通过武侠剧将英雄的种子播撒在观众的心中，传递给人们一种情怀，唤醒每一个人内心的血性和正义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。”

在张纪中版的《笑傲江湖》之前，内地从没有拍过武侠剧，观众看到的都是香港TVB拍摄的武侠剧。张纪中想要越过这座“高山”，必须拍摄出大陆武侠剧的气质。“港式武侠剧中，原作中的情感线被放大。其他宏博的气韵则或多或少地散失。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无论空间还是时间上，都宏阔激荡，气势磅礴，这样的审美境界需要宽广的视野和眼光。”

基于这样的理解，他拍摄了一系列金庸武侠剧，并凭借其尊重原著精神的改编、雄浑开阔的风格、精良的制作，赢得了观众的肯定。“每一个人看金庸作品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，我们要把自己强烈的感受，变为影像来传达给大家，通过这些影像达到我们想要的。”

“艺术工作者”和“责任”是张纪中在接受采访时最常提及的两个词，也是他写作《人在江湖》的初衷。“我想把在拍戏过程中的经历，跟大家讲一讲，能够带给我们这个行业一些启发。”张纪中说，“艺术工作者责任其实就是追求真善美、鞭打丑恶。我们很多人根本没有很好地思考一下，我为什么做这个职业？能为这个职业贡献什么？这是真正的艺术工作者特别应该思考的问题。”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